

藝術

我在匈牙利的時候，安東請過我到他的家，是一間兩層樓的村屋，父母行動不便，住在樓下，安東早出晚歸，為了不騷擾到老人家，自己一手一腳搭出一條樓梯，從花園可以直接爬上二樓。

孝順的人，總是好人，當時我已那麼想。

後來他偷偷出國，政府當他已經死了，沒收了他的住所。安東的父母要變賣家傳珠寶，才能將房間買回來，等兒子一天回國住。

二十年後，安東的畫被法國總統希拉克看中，買了掛在辦公室。

匈牙利外交部長看到了，問起是誰畫的？

「這是你們國家的畫家，你不知道嗎？」希拉克調皮地反問。

結果以英雄式的歡迎，請他回國去開畫展，各家電視台前來訪問，他拒絕個人出鏡。

「我把爸爸媽媽請來和我坐在一起，這才能還我雙親一個公道。」安東笑著說。

一切辛酸，安東並無苦澀。還是像剛出道一樣，每天作畫十四個小時。

陪了安東三天三夜，他要回去了，臨行，我們再次擁抱。

「我真喜歡香港，我會再來。」他說：「這個城市的活力，我在歐洲感覺不到。」

「你一定要來巴黎探我們。」他太太克麗絲汀娜說：「你記得嗎？你從前在匈牙利的時候送給我們一套中國食具，到現在還放在我們家裏。」

想起了，克麗絲汀娜燒過一頓飯請我，當然有牛肉濃湯，還有許多佳餚，都是充充實實，最基本的匈牙利料理，我吃了買套中國杯碗還禮。

「我不知道安東的畫是不是藝術，但是你燒的那餐飯，肯定是藝術。」我說。

克麗絲汀娜笑了，安東假裝生氣，要打我。我逃之夭夭。